

中国兰属植物

THE GENUS CYMBIDIUM IN CHINA

刘仲健 陈心启 茹正忠 著
Liu Zhong-jian Chen Sing-chi Ru Zheng-zhong

陈利君 绘图
Chen Li-jun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中国兰属植物

THE GOLF COUNCIL IN CHINA

[illegible]

100



Figure 1. The effect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inhibitor on the rate of polymerization.

S682.31

L732.1

中国兰属植物

The Genus *Cymbidium* in China

刘仲健 陈心启 茹正忠 著
Liu Zhong-jian Chen Sing-chi Ru Zheng-zhong

陈利君 绘图
Chen Li-jun

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
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 资助出版
深 圳 市 财 政 局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内 容 简 介

兰属植物，主要是其中的地生种类，如春兰、蕙兰、建兰、墨兰、寒兰、莲瓣兰与春剑等，在中国作为观赏花卉栽培已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有关兰属植物的专著可以追溯到13世纪。这一类植物在我国至今仍被广泛地栽培。估计我国对国兰的爱好者有数百万人，被种植的植物有数亿株之多。

在1999年，《中国植物志》中记载国产兰属植物29种。但在那以后，许多新种被发现，其中不乏一些有园艺价值的种类，如昌宁兰、五裂红柱兰、丽花兰等。本书是在作者多年对活植物观察基础上，对国产49种兰属植物进行分类学整理。每个种或变种都提供一幅黑白图和若干彩色照片，用中英文写作。对非国产种类亦作一简单介绍。但凡对兰属植物种类或对该属园艺上杂交育种感兴趣的人们，阅读本书将是大有裨益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兰属植物 / 刘仲健等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ISBN 7-03-017115-2

I. 中… II. 刘… III. ①兰科-花卉-分类-中国②兰科-花卉-观赏园艺-中国 IV. Q-1713.01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30584号

责任编辑: 霍春雁 曾建飞 / 责任校对: 曾茹
责任印制: 钱玉芬 / 封面设计: 李新芬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深圳中华商务安全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6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0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3
印数: 1—2000 字数: 534 000

定价: 28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前言 PREFACE

兰属 (*Cymbidium*) 是兰科中最具观赏价值的类群之一。该属全世界有近70种, 广泛分布于亚洲热带与亚热带地区, 向南可达澳大利亚。其中地生种类, 如春兰、蕙兰、建兰、墨兰、寒兰、莲瓣兰、春剑等, 是我国传统观赏花卉, 迄今已有千余年的栽培历史。此类兰花的叶片飘逸挺拔, 花朵秀丽高雅, 幽香沁人心脾, 在我国大江南北、海峡两岸以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拥有极为广泛的爱好者。另一类为大花的附生种类, 如虎头兰、碧玉兰、美花兰等, 早在20世纪初期就被视为名花, 在园艺上进行杂交育种。目前已有数以千计的杂交品种进入市场, 统称大花蕙兰。大花蕙兰在全球花卉业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在名花中名列前茅。

中国是世界上兰属植物最丰富的国家, 已知有49种之多, 占全世界总种数的2/3以上, 而其中有许多种类是在20世纪发现的。例如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兰花全书》和1999年出版的《中国植物志》(第十八卷)中, 所收录的国产兰属仅有29种, 而在短短的6年中, 竟增加了20种, 可见其种类之丰富。目前,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兰花产业也蓬勃发展, 日新月异。因此, 编纂一部涵盖全部国产种类及提供有关兰花产业技术与信息的学术著作已是当务之急。其次, 我们在深圳市梧桐山苗圃总场(现为中国兰科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中心)建立的兰园中已栽培了国产兰属植物的全部种类。多年来对活植物的细心观察和比较研究, 深化了对该属的种类划分与种间关系的认识, 在这个基础上对该属作一整理与修订也是必要的。再者, 在广大的兰花爱好者与经营者中, 对于兰花文化、历史、形态特征、命名登录、栽培管理、繁殖技术、杂交育种、品种鉴赏等也需要一部科学性强而又实用的参考书。因此, 作者不揣冒昧, 编成此书, 以飨读者。本书注重内容的科学性, 力求实用和涵盖面广, 兼顾提高与普及, 使之对专业研究者、产业经营者与业余爱好者均有参考价值。

中国兰属植物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 奠基者是唐进、汪发纛教授; 20世

纪60年代开始严楚江、吴应祥教授也相继致力于地生种类的研究，并出版专著；尤其重要的是1988年，David Du Puy & P. Cribb出版了世界性的兰属专著，为我们继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新近由潘瑞炽、叶庆生教授编著出版的《国兰生理》，对于兰属植物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使作者受益匪浅。在此书完成之际，作者要对前人出色的研究表示钦佩和感谢！再者，在本书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基金的支持，和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财政资助项目的支持，在此特表衷心的感谢。此外，作者还十分感谢下列各位朋友提供资料和其他帮助：容健斯、雷嗣鹏、赵木华、李利强、郑宇云、李俊民、罗秋林、钟小红、余大鹏、李良珍。我们还要对下列各位兰界朋友提供有关品种的精美彩色照片表示深切的谢意：李映龙、孙智勇、温艺明、杨荣祯、周云芳、竹守成、刘振龙、刘兴邦、葛伟文、普国富、张卫星、彭增华、任余庆、袁玉芳、严乔生、董小平、郭炳传、俞建能、李鑫、尚明贵、杨承昌、应希林、李孟肱、姚登平、张国祥、赵庆东、钟利强、朱和兴、白金光、陈松强、陈玉昌、代舰飞、甘治钧、郭志明、黎书伯、李正雍、刘涌、强富荣、商轩、王正新、徐光鉴、杨承原、杨明杰、杨泽越、张伯升、曾鹏鸣、周保全、刘全云、李凯、陈继华、毕富春、刘亚林、李信志、徐进盛。

刘仲健 陈心启 茹正忠

目录 CONTENTS

前言 PREFACE

第一章 历史 HISTORY	1
一、栽培史与兰文化 History of Cultiv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Cymbidiums	1
二、研究简史 Brief Histor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n Chinese Cymbidiums	10
第二章 形态特征与生物学特性 MORPHOLOGY AND BIOLOGY	14
第三章 兰属的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CYMBIDIUM	21
一、属下分类 Infrageneric Classification	21
二、国产种类专论 Taxonomic Treatment of Chinese Taxa	30
第四章 杂种与品种剖析 COMMENTS ON HORTICULTURAL HYBRIDS AND CULTIVARS	238
第五章 国兰花叶鉴赏 AESTHETICS OF LEAVES AND FLOWERS OF CHINESE CYMBIDIUMS	270
一、花 Flowers	270
二、叶 Leaves	278
第六章 命名与登录 NOMENCLATURE AND REGISTRATION	284
一、野生兰花的名称 Names of Wild Orchids	284
二、栽培兰花的名称 Names of Cultivated Orchids	284
三、登录 Registration	288
第七章 栽培方法 CULTIVATION	290
一、光照 Light	290
二、温度 Temperature	291
三、水分与湿度 Water and Humidity	292
四、通风 Ventilation	293

五、基质 Growing Medium	294
六、容器 Containers	295
七、肥料 Fertilisers	295
八、种植 Planting	296
第八章 繁殖技术 PROPAGATION	298
一、分株繁殖 Vegetative Propagation	298
二、组织培养 Tissue Culture	299
第九章 病虫害防治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ISEASES AND PESTS	309
一、虫害 Pests	309
二、病害 Diseases	311
第十章 兰属非国产种类简介 SYNOPSIS OF THE NON-CHINESE SPECIES OF CYMBIDIUM	320
文献引证 LITERATURE CITED	343
中名索引 INDEX OF CHINESE NAMES	348
学名索引 INDEX OF SCIENTIFIC NAMES	354

第一章 历史

HISTORY

一、栽培史与兰文化

History of Cultiv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Cymbidiums

我国传统上的“兰”，亦即正宗的“兰花”，指的是兰属（*Cymbidium*）植物，特别是其中地生种类，也就是今天的国兰。“兰”作为观赏植物，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多有所见，也是古人在诗歌、绘画中用以抒情写怀的一种题材。纵观历史，养兰、咏兰、画兰、写兰者来去匆匆，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有关兰的文字与艺术遗产，也不乏通过兰花陶冶心性和磨砺意志的事例。兰事活动已涉及文化、经济、民俗和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兰文化。

据研究（陈心启、吉占和，1999），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蘭”字最早见于《韩章诗句》。该书是一部转达和记载孔子以前郑国风情的诗集，但已久佚。据唐代徐坚等辑录的《初学记》转引《韩章诗句》有如下的字句：“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蘭拂除不祥。……”这里的“秉蘭”和《诗经》中描写郑国风情诗《溱洧》中的“秉蘭”，说的是同样的事。《诗经·溱洧》中写道：

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蘭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洧之外，
洵訏且乐！维士与女，
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此诗中的“蘭”与上面韩诗中的“蘭”指的是同一种植物。正如陆机疏中所说的“蘭即蘭，香草也”。“秉蘭”或“秉蘭”说的是手执兰草。郑国（河南）青年男女在春天来临，河水初泛之际，结伴郊游，人手一枝兰草，既有香气，又可辟邪，令人羡慕。然而，当时所谓的“蘭”或“蘭”并不是今天的兰花，而是一种山野到处可见的香草。溱、洧二水即今河南双洎河及其支流，位于河南中部。那个地方并不产真正的兰花，即使二千多年前气候比较暖和，也不可能有足够的兰花供人手一枝。清朝著名的植物学家吴其浚（1789—1847）曾为此亲自到河南，考察了溱、洧二水，看到了满山遍野的“秋蘭”。他在名著《植物名实图考》中写道：“余

过溱洧，秋蘭被坂。紫萼杂遘，如蒙絳雪。因知诗人纪实，不类赋客子虚。”他所看到的“秋蘭”开紫花，而且遍布整个山坡，与古人诗中所说的情况完全相符。这些“秋蘭”从现代植物学的观点看，不可能是今天的国兰，而应是菊科中的泽兰属（*Eupatorium*）植物。开满紫花并遍布山坡的国兰过去没有，今天也不会有的。因此，可以有把握地推断，《韩章诗句》中的“蘭”和《诗经》中的“蘭”都不是真正的兰花，而是别的芳香植物。

近年来，一些小册子或其他兰花书籍中，曾以大量篇幅叙述孔子、越王勾践、屈原和王羲之等所谓兰就是今天的国兰，但未能提出可信的证据。这些问题实际上在宋代朱熹（1130—1200）的《楚辞辨证》的精辟考证中已经解决了。他写道：“大抵古之所谓香草，必其花叶皆香……。若今之兰蕙，则其花虽香，叶乃无气……”。并作诗曰：“今花得古名，旖旎香更好。”他的博学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令人惊叹。作为不谙植物的文人，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孔子时代（公元前551—前479），“蘭”被用来作为礼仪的香草是没有疑问的。《韩章诗句》和《诗经》都是转述孔子所删定的《诗》三百的，较之《孔子家语》有更大的可靠性。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孔子家语》原书37卷早已亡佚了。今天传世的10卷《孔子家语》为三国时代魏国的王肃所收集与伪托，距孔子时代已达700余年之久，其内容确是虚实难辨。这里需要加以澄清的是，至今仍脍炙人口的“王者香”之说。“王者香”见于《琴操·猗兰操》中的一段记载：“孔子自卫返鲁，隐谷之中见香兰独茂。喟然叹曰：夫兰为王者香草。”《琴操》相传为东汉蔡邕（133—192）所撰。此时已距孔子时代600余年了。即使这段记载可靠，也只能证明孔子所说的“蘭”并非今天的国兰。春秋战国时代的卫国，在今天河南北部渭县一带，而鲁国在山东，均属于温带地区。即使在二千多年以前气候比现在暖和，也不可能看到繁茂的国兰的。

与此同时的越王勾践种兰之说更是难以置信。此说的主要根据是东汉（25—220）袁康撰的《越绝书》中提到的“勾践种兰渚山”和1000多年以后《会稽志》和《续会稽志》中提到的类似说法。这显然是不可信的。据笔者调查，浙江绍兴一带有“兰渚山”而不见“渚山”之名。晋朝王羲之与文人墨客聚会的兰亭就是坐落于兰渚山麓，故其含意是不言自明的了。勾践是有作为的君主，在卧薪尝胆之年是不可能去养花消遣的。如果种兰是为了麻痹吴王的警觉，那么史书上也会大书特书的。诚然，凭只言片语推断勾践种兰，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另一种主张就是屈原种兰说。其根据乃是《离骚》中的一段话：“余既滋兰之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侯时吾将刈。虽萎绝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其实这是一段含意相当明确的记载：种下了上百亩的兰蕙，将留夷和揭车种于畦床上，其间夹杂一些杜衡与芳芷。希望枝叶繁茂，到时候我将采割。虽然植株干枯死亡并无坏处，但各种芳草枯萎杂乱令人伤怀。这里不仅明确地指出兰蕙可以大面积（上百亩）的种植，而且介绍了它们种植的方法。留夷、揭车、杜衡、芳芷都是花叶皆香的植物，也就是当时的兰蕙。只

要枝叶繁茂，秋后干枯了就可以收割。干枯是正常的现象，只是看到干枯令诗人伤怀而已。试问：今天的兰蕙有人作上百亩的栽种吗？是否有枝有叶呢？干枯后收割有何用途呢？显然，这里所谓的兰蕙决非今天的兰蕙，而是干后可以用来供薰蒸、沐浴、辟邪用的香草。虽然屈原写《离骚》是慨叹人世的沧桑和人情的冷暖，但却是通过写实来达意，绝非凭空杜撰。这正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春秋战国时代，用干后的香草薰蒸、杀虫、沐浴、祭祀等是一种民俗。《后汉书注引》中有“秉兰草祓除不祥”，《礼记》中有“大夫执薰，诸侯执兰”等记载，说明薰与兰都是祭祀礼仪中的用品，而非供观赏用的花卉。《南方草木状》认为薰与蕙是同一物：“叶如麻，两面相对”。看来可能是今天唇形花科（如藿香或零陵香）或菊科（泽兰类）一类的植物，亦即干后仍具香气的芳草，决非今天的兰蕙。

汉晋两朝涉及兰蕙的记载很多，大都是指庭阶或野外常见并用来薰蒸、杀虫、沐浴、辟邪的植物。西汉《大戴礼记》的《夏小正》篇的“蓄兰传”中有：“五月蓄兰为沐浴也”。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在兰草条目之下有：“杀虫毒，辟不祥”的记载。这与今天的兰蕙相去十万八千里，根本不是一回事。有人认为晋朝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是当时种兰的证明，这也同样是缺乏证据的。兰亭坐落在浙江绍兴兰渚山麓。亭显然是因傍山而非种兰而得名。公元353年王羲之邀请42位宾客在兰亭吟诗饮酒，作“修禊”之事。“修禊”是古代一种习俗，即农历三月三日到水边嬉游，以消除不祥。据史书记载，此次盛会共作了37首诗词：“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诗一首”，“十五人成一篇”，“十六人诗不成，罚酒三巨觥”。本书作者之一为此专程到宁波“天一阁”藏书处查阅了全部诗词，遗憾的是在37首诗词中只有二首涉及“兰”字。其一是徐丰之的“俯挥素波，仰掇芳兰。尚想嘉客，希风永叹”；其二是袁峤之的“人亦有言，得意则欢。嘉宾既臻，相与游盘。徽音叠泳，馥然若兰。苟齐一致，遐想揭竿。”前者似乎是描写乘船戏水随手向岸边摘取兰草的情景，而后者仅指香味而已。两者都不可能是指真正兰花的。试想：农历三月三日正是蕙兰盛开的季节，在盛产蕙兰的浙江和以兰命名的亭子上吟诗作乐，却不写兰，而仅有两个“兰”字也是随意带上一笔的。这个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当时真正的兰蕙还没有被栽培作观赏用。

自那以后到盛唐时期，涉及“兰”的记载就更多了。但仍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当时已有真正兰花的栽培。有人认为陈朝（557—589）周弘浪的《山兰赋》中的“产于空崖”和“屏出幽而静异”之句指的是真正的兰花，也同样是不可靠的。“兰”是芳草的总称，大多数芳草兰生于深山、幽谷和悬岩的。至于唐太宗所谓的“芳兰”则相去更远了。唐朝的首都在西安，是不可能有真正“兰场”，即使在今天也未必能做到大面积露天种兰。一些著名诗人学者的笔下也时有点“兰”的记载，例如李白（701—762）笔下的“兰生不当户，别是闲庭草”和白居易（772—846）的“扫径避兰芽”、“闲从蕙草侵绿阶”等诗句。但他们所指的仍然是庭院或田野自生自灭的野草，而不是真正的兰花，因为兰花是不会在类似的生境中生长的。唯一值得重视的是，史学家吴厚炎（1996）曾引《汗漫录》说：“王维曾以黄

磁斗贮兰蕙，养以绮石，累年弥盛”。这里所说的兰蕙有可能是指真正的兰花，但由于未见王维画兰的墨迹与记载而存疑。我们认为，在唐代中期，零星和局部的栽培兰花并非不可能。对这一时期的情况作进一步考证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据我们所知，中国最早涉及真正兰花的记载，是唐代末年唐彦谦的两首《咏兰》诗：

其一：

清风摇翠环，凉露滴苍玉。

美人胡不纫，幽香蔼空谷。

其二：

谢庭漫芳草，楚苑多绿莎。

予焉忽相见，岁晏将如何。

显然，这两首五言律诗所描述的乃是真正的兰花。翠环指下弯成半圆形的带形绿叶；苍玉是绿白色的花朵；莎是指具带形叶的植物。在为数众多的香草中，只有兰属植物有这样的特征，看来是比较可靠的。唐彦谦在陕西汉中和四川做官，此两地皆产国兰。推测此诗可能是他在公元860—880年间所写。

唐末另一处可靠的记载是杨夔的《植兰说》：

或种兰荃，鄙不遘茂。

乃法圃师，汲秽以溉。

而兰洁荃净，非类乎众莽。

苗既骤悴，根亦旋腐。

这是种植兰花的经验总结。说的是有人种植兰花，怕长得不茂盛，于是学习菜农的方法，浇以粪水。但兰花与其他草木不同，性好洁净，一旦浇上粪水，苗就会骤然枯萎，根亦会很快腐烂。这和我们今天种兰的经验是相符的。《植兰说》是迄今所知对兰花栽培方法的最早记述，无疑是较为可靠的史料。杨夔的生卒年月不可考，但他是田颀的幕僚。推测他写《植兰说》的时间当在田颀发达之时，大约是公元880至890年之间。

根据上述两处比较可靠的诗文推断，国兰在唐代末年亦即9世纪下半叶之时，已较普遍地在上层人士中被种植了。在此之前的唐代中期，也有可能已在局部地区被零星栽培。从零星到比较普遍，经历了100多年时间，也是合乎情理的。

到了北宋，黄庭坚（1045—1105）首次对春兰与蕙兰作了确切而科学的描述。他在《幽芳亭》中写道：“兰蕙出蒔以沙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是所同也。至其发华，一干一华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华而香不足者蕙。”除了香气未必如是外，对春兰、蕙兰的区别已一目了然。用蕙来称呼真正的兰花，这应是历史上第一次。在北宋时期，对兰花的观赏已有了相当的发展。据《图画见闻志》、《宣和画

谱》、《画继》等记载，北宋的任谊、米芾等都曾画兰，可惜他们的画卷没有流传下来。目前已知保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最早兰花画卷是北宋（960—1127）宫廷画家的一幅蕙兰水彩工笔纨扇画（图1-1）。从此图的花形看，还是蕙兰的一种蝶瓣奇花，可见当时养兰、赏兰已有一定的根底，入贡宫廷的也必是珍品。

南宋时期（1127—1279），兰花的栽培已有一定规模，品种也明显增多。当时出版的赵时庚的《金漳兰谱》（1233）和王贵学的《兰谱》（1247），已带有专著的性质，内容涉及品种、栽培、施肥、灌溉、土质等诸多方面。这或许是世界上最早的兰花栽培学。此时，兰花绘画也有进一步的发展。最著名的是保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两幅春兰画卷，均出自著名书画家赵孟坚（1199—1264）之手（图1-2）。赵孟坚，字子固，号彝斋，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第十二世孙，著名书画家赵孟頫（赵子昂）之兄。在南宋灭亡后，他年已垂暮，隐居于湖南嘉禾，不食元禄，继续画兰，以示忠贞与清高。他的画兰风格与人品为后代所称颂与推崇。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征明（1470—1559）诗曰：“高风无复赵彝斋，楚畹湘江烂漫开。千古江南芳草怨，王孙一去不归来。”并接着写道：“彝斋为宋王孙，高风雅致，当时推重，比之米南宫（米芾），其画兰亦一时绝艺云”。

南宋末年的另一位画兰名家是郑思肖（1241—1318）。他自号“所南翁”，以明示心向南宋之志。他还把画室叫做“本穴世界”。“本穴”暗指“大宋”。他画的兰花以无根无土来抗议元兵的南侵。南宋灭亡时他年仅38岁，隐居吴下（今江苏苏州），画兰以明志。他的一幅传世画卷（图1-3）作于1306年1月15日（农历），目前保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他在这幅无根无土的兰花画卷上写道：“向来俯首问羲皇，汝是何人到此方。未有画前开鼻孔，满天浮动古馨香。”其寓意十分明显，是指责元兵南侵，并怀念南宋之馨香。这一切使他享有忠贞的盛誉，受到后人的称赞和敬仰。元朝四大画家之一倪瓒（1306—1364）有诗曰：“秋风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笔下深情地再现了所南翁坚贞不屈的形象。清末民国初年的书画家吴昌硕（1844—1927）在一幅署名“缶道人”的兰花画卷中写道：“怪石与丛棘，留之伴香祖。可叹所南翁，画兰不画土。”表达了这位画家画兰思郑之情。

元朝及明、清两代，养兰、赏兰进入昌盛时期。兰花著作与画卷传世者甚多。元朝画家释普明（1312—1368）是一位重要代表。他是位和尚，俗姓曹，号雪窗，以画蕙兰风靡江浙一带，有“户户雪窗兰”的说法（图1-4）。明、清两代许多名家都画兰，著名的如明代的文征明、清代的石涛（1641—1718）、郑燮（郑板桥）（1693—1765）（图1-5）以及清末的吴昌硕等。清初出版的《芥子园》画传，收录了兰花画达35幅之多。据《支那南画大成》所录，今天保存在世界各国博物馆的兰花画卷，至少有明代11位画家的33幅和清代32位画家的101幅之多。

在兰花著述方面，亦有大量传世之作。其中大多数都已涉及品种及栽培技术方面的论述，故在第二章“研究简史”中介绍。但兰花作为花卉与草药，在许多有关的著作中也多有介绍，如《滇南本草》（明初）、《本草纲目》（1590）、《群芳谱》



图1-1. 北宋（960—1127）蕙兰水彩工笔纨扇画（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图1-2. 赵孟坚（1199—1264）春兰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1-3. 郑思肖（1241—1318）春兰图（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收藏）



图1-4. 元 雪窗(1312—1368)
蕙兰图



图1-5. 郑燮(1693—1765) 蕙兰图

(1630)、《花镜》(1688)、《广群芳谱》(1708)、《南越笔记》(1777)、《植物名实图考》(1848)等。例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将薰草(蕙草)、兰草和泽兰予以分别描写,并指出:“兰花亦生于山中,与三兰迥别。兰花生近处者叶如麦门冬而春花,生福建者叶如菅茅而秋花。”这里不仅把真正的“兰花”区别于薰草(蕙草)、兰草、泽兰等非兰科植物的特征说清楚了,也把湖北本地产的春兰与福建

产的建兰区别开来了。

国兰作为一种花卉,在我国涉及如此之多的诗词、绘画和作品,这恐怕在国产花卉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显然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素养分不开的。中国人喜欢素淡、雅致、洁净、清幽的风格,推崇忠贞、廉洁、质朴、坚韧的情操。而中国兰正是这种风格与情操的体现。赵孟坚、郑思肖选择画兰以明志,看来也未必是偶然的。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人对兰花的欣赏已远远超出兰花的自身,而是和文学、艺术、道德、情操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兰文化!今天,人们将兰文化追溯到孔子时代,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从科学上、史学上澄清中国古代兰花栽培的史实,但也赞成不受这个史实的束缚,将兰文化和唐代以前兰草文化融为一体,汇入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巨流,让炎黄子孙分享和发扬这一灿烂的民族文化遗产!